桥头羊肉店

朱文颖

那天晚上，我、画家莲生、作家重生，以及歌手咪咪，我们在一个私家庭院里喝茶、聊天。院子在小巷深处，巷口有杉木做成的巷门，看起来很高很牢固。巷子两边则是年代久远的旧楼。

我们这一刻谈艺术，下一刻谈生活，再下一刻则聊起了生意。

外面的天气同样变幻莫测。我记得，刚进院子时开始下雨，不大。后来，我们聊天的时候，屋檐上的雨掉落到青石板上，就仿佛电影《金刚》里那个金刚，在生气时使劲朝下掷石块。

我们准备出门找东西吃，雨又小了下来。我和画家莲生走在前面，作家重生和歌手咪咪随后。我们一前一后地走，但距离一直不远。

没有两座小山是相同的，但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平原都一模一样。我在平原的一条路上行走。

我和莲生说起了博尔赫斯小说里的这句话。

我说：“我现在也是同样的心情。”

莲生笑了笑，表示他也同意。莲生是一个艺术感觉极好的画家。比如说，我和他聊起全景小说这个概念的时候，他立刻会用唐宋界画来回应我。

刚走出巷门，雨突然变得疯狂起来，铺天盖地。一道道白茫茫的水帘阻断前路。我们几乎看不清道路和方向。

“跟上来！跟上来！”我朝着后面的重生和咪咪大声叫喊。声音很宽阔，也很空洞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。我们走进了第一家清晰出现在面前的建筑。

“你们吃羊肉吗？”一个声音响了起来。

随后有一个人，跟着这个声音走了出来。他穿着麻质的小麦色衣服，在空间里因此减少了某种存在感。我并没觉得他和我们有什么不同，包括身形以及由此估摸的体重。唯一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在他脸上，眼睛的比例显得很小，非常小。给人的感觉，他是靠眼睛以外的东西判断事物的。或者说，他对人对事的态度，淡漠而疏离。

只有我一个人听出了他说的是克里奥尔语—一种由葡语、英语、法语及非洲语言简化而成的语言。因为这段时间，我正在研读一位“诺奖”得主的资料。他的家族极具传奇色彩，父亲说英语、法语和克里奥尔语。就是这种克里奥尔语—感谢现代科技广泛而便捷的传播，我在资料附带的音频里仔细听过这种语言。

“我有点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我对屋子里出现的这个人说。

我说的是中文。他听懂了。但他没有解释，为什么刚开始时他说的是克里奥尔语。

“你当然知道。”他用的也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，“我是这家羊肉店的老板。”

画家莲生、作家重生、歌手咪咪，还有我，我们找了一张桌子，围坐下来。窗外仍然大雨如注，树枝摇晃，枯叶乱飞。作家重生和歌手咪咪叽叽咕咕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我正想问问羊肉店老板具体的吃食，一抬头，突然发现这间屋子的窗玻璃是干的，并且滴水不沾。

画家莲生显然也发现了什么。他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。

我跟随他的眼光看向墙上的一本挂历。

挂历上是一幅山水画。前景是凡俗世界，炎夏中，旅行者赤膊扇扇，几头驴背驮重物，步履蹒跚。中景树丛后有一位穿着僧侣袍的求道者。远景则是占画面整整三分之二的主峰，它高得突兀、不合常理。另外，山脚下还有一团非常虚灵的云雾。

挂历的右下方清清楚楚地写着日历表示的时间：2081年。

“你们饿了吧？”羊肉店老板打破了沉默。

有那么一小会儿，我们都没说话。那本墙上的挂历暂时让我们陷入了某种幻觉。虽然画家莲生、作家重生还有我（我也是一位文字工作者），我们的工作本质上都与想象以及幻觉有关。即便歌手咪咪，刚才在小巷深处的私家庭院聊天时，她也承认，当她进入幻觉状态时，歌声最为动听，甚至能够唱出从未听过的曲调与声音。

但是墙上那本挂历仍然让我们困惑不安。

“这样的事情以前发生过几次。”羊肉店老板不动声色地说着话，“特别是雷暴雨的季节。你们不会觉得奇怪吧？”

我们没有说话。歌手咪咪明显有点不太自在，她的脸色发白。

“其实也简单。”羊肉店老板说，“就像墙上那幅画，用的是散点透视法。中国画最厉害的就在这个地方。视角无处不在，脱离客观实际，完全只根据自己的感受。所以，今天晚上，你们一定是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和感受来到了这里。不用担心，你们很快就能回去的。”